



大当家

THE MASTER OF THE HOUSE

华策影视 / 作品

中国出版
现代



大当家

THE MASTER OF THE HOUSE

华策影视 / 作品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当家 / 华策影视编著. —北京 : 现代出版社,
2014. 5
ISBN 978-7-5143-2805-9

I. ①大… II. ①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85148号

编 著	华策影视
责任编辑	杨学庆
出版发行	现代出版社
通讯地址	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	100011
电 话	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网 址	www.1980xd.com
电子邮箱	xiandai@cnpitc.com.cn
印 刷	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10mm×1000mm 1/16
印 张	32
版 次	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43-2805-9
定 价	35.00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

CONTENTS
目 录

楔 子	赤脚财神	/001
第 一 章	古怪儿子	/007
第 二 章	救桂花香	/015
第 三 章	精神病人	/056
第 四 章	月亮上班	/078
第 五 章	夫妇冷战	/088
第 六 章	开棺验尸	/098
第 七 章	银行危机	/119
第 八 章	女侍应生	/128
第 九 章	唐澜出事	/134
第 十 章	玲玲花香	/162
第 十 一 章	传一劫难	/173
第 十 二 章	是生是死	/189
第 十 三 章	为她挡枪	/197
第 十 四 章	真假结婚	/216
第 十 五 章	欢送大会	/222

第十六章	亡夫归来	/228
第十七章	儿女之争	/241
第十八章	大虎相救	/265
第十九章	破解密信	/276
第二十章	日军侵入	/281
第二十一章	星星陨落	/319
第二十二章	大虎之谜	/338
第二十三章	对簿公堂	/353
第二十四章	月亮处境	/390
第二十五章	吐露心声	/399
第二十六章	孤注一掷	/417
第二十七章	离开程家	/428
第二十八章	引狼入室	/441
第二十九章	唐澜归来	/469
第三十章	尘埃落定	/483
尾 声	新大当家	/505



楔子 赤脚财神

1922年

这一年，上海正是风情万种、摇曳生姿的时候，十里洋场，纸醉金迷。

这里的公共租界还在夜夜歌舞升平，丝毫不惧外面的战火。

一天清晨，一个秀气而瘦弱的女孩儿，她看起来只有十八九岁的样子，连鞋也没有穿，同十多个等着招工的汉子们一起，站在租界里刘家大宅的外头。

刘家大门打开了，一个管家模样的中年男子走了出来，汉子们连忙围了上去，恭敬地喊着梁管家。

“我们这是要招个杂工，”梁管家点点头，“要有力气干苦活的，工钱是二十块。”

瘦小的女孩儿挤过人群，执拗地抬起头：

“我从乡下逃荒来的，做饭、洗衣服、照顾小孩，什么吃苦的活我都会！还有啊，我读过书！”

梁管家看着她的样子，摇摇头：“唉，我们现在不是招女佣……”

女孩儿不管不顾地哀求起来：“我可以不要工钱，只要有的吃、有的住就好了！”

梁管家仍是摇摇头，别的汉子们吵吵嚷嚷毛遂自荐，而女孩儿不停地哀求着，眼里已经隐有泪花。

“什么事啊……”

一个二十来岁、衣着显贵的公子哥从大门里走了出来，面露不快之色。

“少爷，早！”梁管家上前解释着，“这个女孩从乡下逃荒来的，可惜我们又不缺女佣……真可怜，连双鞋都没有。”

打着哈欠的少爷听了，脸色却为之一变，立即上前打量起女孩儿的脚来，然后直接吩咐道：“就她了！我昨晚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一个财神抱着金元宝来找我，那个财神就没有穿鞋！”

女孩儿惊喜地不停鞠躬，就这样，出身贫寒的唐澜成了刘家的家庭女佣。

刘家在租界是开银楼的，足足开了八间，名字叫“庆祥银楼”。

唐澜在刘家的日子过得并不坏，老爷刘富和太太杨青人都很好，不苛待下人，这家的少爷——刘传一，虽然好赌，但也只是个略不成器的纨绔子弟。

她每天打扫清洁、买菜做饭，一边看着老爷对少爷恨铁不成钢的斥骂，渐渐也习惯了这样的生活。

日子过得很快。

一天，刘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，唐澜在一边端茶伺候。

刘老爷恭恭敬敬地对客人说：“程老板，其实我们银楼的生意下半年就会有起色了，虽然这两个月都亏了本，但现在是淡季嘛。”

那位程老板冷哼一声，突然起身摔了账本：“关了吧！”

刘老爷顿时涕泪横流，连声哀求，后来索性跪了下来，说：

“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！这庆祥银楼是我们家的祖业啊，不能毁在我的手上……”

程老板冷笑道：“过两天我就会找人来你们银楼清算的，你们准备一下。”说罢便扬长而去。

刘老爷掩面哭泣起来，都顾不上掩饰，一边的唐澜吓得连端茶杯的手都开始颤抖。

她从未见过老爷这个样子，如此佝偻，如此失态。

刘老爷毕竟非同常人，在商海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他很快便恢复平静。第二天他就召集全家人和银楼伙计一起，在家里宣布了这个消息。

刘少爷虽然有些纨绔习性，但也知道这是个不得了的大事，他反对道：“爸，银楼的生意是不好，但是还不至于到停业的地步吧？”

老爷痛心无奈地看着他，何至于啊，自己何尝不想把家业传给唯一的爱子：“我跟你说过多少遍，咱们银楼欠程老板的银行八十多万，到今天连利息都付不起了！你一点都没进过脑子！”

少爷闻言吓得呆了：“怎么可能？没别的办法了吗？爸，我们这八间银楼可是从我太爷那一辈传下来的，光是这个招牌就值不少钱啊……我去求程老板！”

老爷摇摇头，对着众人道：“各位，大家跟了我这么久，都不容易，我知道你们都要靠这份工钱养家糊口，谁都不想丢了这碗饭！可我……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昨天，我跪在程老板面前，求他宽限，但是他不肯。在商言商，我也不能怪他，谁都

得吃饭，换了是我，也会这样做。所以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这八间银楼，都属于他永业银行了。”

唐澜和众人一起，都听得眼眶发红，一种哀伤的气氛弥漫开来。

老爷吩咐她去买菜：“今天晚上，咱们再吃最后一顿团圆饭。”

天色微暗，唐澜手推着一辆堆满食物的木头车，神情愁苦地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心里仍然想着这两天发生的事。

忽然，她身后传来惊慌的呼喊声。

“月亮，月亮！”

唐澜一回头，看到一个约六岁的清秀小男孩正笨手笨脚、手舞足蹈地跑了过来，后面还跟着几个大人惊恐地追赶着。

小男孩呜哩哇啦地叫着经过她身边，直奔出马路，却一下子被绊倒了，跌在地上。

眼看着一辆车子疾驶而来，唐澜顾不得多想，情急之下飞奔出去，一把将小男孩抱起。

司机见状赶忙刹车，但减速后的汽车仍然把他们都撞倒在地上，木头车也被撞散了，食物撒了一地。

唐澜忍着痛，抱着小男孩在地上滚了好几圈才停下。

后面的两个大人追赶上来，竟是昨天见过的程老板，身边应该是他的太太。他们大惊失色地喊着月亮，抢上前抱过孩子，小男孩月亮看样子已经被吓坏了。

程老板见儿子没什么大碍，回头见他儿子的恩人正慢慢从地上爬起来，手脚都擦伤了，连忙上前扶着她。

“姑娘，你没事吧？”

唐澜摇摇头：“我没事，不要紧。”她一瘸一拐地走着，想捡起地上的菜。

程老板果断地说：“姑娘，你的脚伤了，我们送你回去。”

就这样，车车载着他们一直到了刘家的门外停下，月亮依然很紧张地将脸紧贴着车窗。

唐澜用手帕掩着伤口，准备下车，程老板望了望刘家大宅：“原来你是刘富的下人？”

她恭敬地点点头。

“姑娘，谢谢你救了我儿子，这两百块，请你收下。”

程老板拿出钱，她摇摇头：“程老板，我不要你的钱。”

程老板面露不悦之色：“你嫌少吗？”

她又摇摇头。

程老板很不解：“那你有什么别的要求？你说吧，不用怕不好意思。”

她心里忽然一动：“程老板，我的确有一个要求。”

刘家大厅里，刘少爷和四五十名伙计正愁容满面地坐着，却看到出去买菜的小女佣和程大老板一起走了进来。

众人顿时愕然地纷纷站起。

唐澜鼓起勇气，看着程老板：“我们想求程老板给刘老爷一次机会，也给他的银楼一次机会。我们这儿几十个伙计，全都是从外省逃难来租界的，要不是刘老爷好心留我们在这儿打工，恐怕我们在座的一半人，现在早就在坟地埋了……”

她有些哽咽，强忍着继续说：“他们中的大部分人，每个都有老有小，银楼要是真停了业，大家都不知道明天该上哪儿找饭碗了……”

银楼的伙计们全都围拢上来，也纷纷哀求起来。

程老板无动于衷，把两百块递给她：“谢谢你救了我儿子，我还有事要忙，告辞！”

她激动起来：“程老板，我不要你的钱！外面的很多人都说，您在发达之前，也挨过饿，也吃过树皮，也和我们一样，都吃过萝卜饭！”她流着泪，“您也知道挨饿的滋味，对吗？”

程老板铁青着脸，从钱包里又拿了一沓钱：“这是八百，足够你在这儿做四年的工钱了。”

唐澜噙着泪：“程老板，如果你要走，麻烦你把你的钱也拿走！”

程老板断然喝道：“让它发生！该发生的事情，谁也拦不住。你们那几间破银楼，早该倒闭了！”他指着刚刚听到消息走出来的刘老爷，“你们这位刘富刘老板，心肠比菩萨还慈悲，我从内心里尊敬他，但是商界不是寺庙，他只适合开善堂，不适合做生意！你们的银楼我早有耳闻，一帮人懒懒散散，毫无斗志！”

他又转身看向刘少爷：“还有，这位大少爷，整天只知道吃喝玩乐，把赌场当家！我这个人不喜欢说虚话，就这样的班子，再多一百间银楼，也一样没得救！”

唐澜一边哽咽着，一边高声道：“不放弃就有救！程老板，我想问您一句，您穷得吃树皮的时候，为什么不放弃？为什么还要撑下去？我们家少爷小时候读书不比任

何人笨，您怎么知道他以后不会发奋努力，不能帮着老爷把银楼办好？”

刘老爷也满眼是泪：“银楼弄成这个样子，是我这个当老板的责任，我认！可要是程老板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就算拼了这条老命，也要把银楼的生意做好！”

工人们在一边纷纷红着眼眶表态：“在银楼还没赚钱以前，我不要工钱！”

“我也愿意！”

“我也不要工钱！”

刘少爷已经热泪盈眶了：“我发誓，这辈子我再也不去赌场一步！这八间银楼，以后就是我的命根子！”

程老板看看众人，回头再看看唐澜，他内心有些震动，这个瘦弱的小女佣，居然能有这么大的力量，让整个银楼的人心全都为之鼓舞，但他表面不动声色，只是走向了

她。
“好，这个人情，我卖给你，”他又看向刘老爷，“我再给你九个月的时间，但是要立三分利息，九个月之后，银楼要是再没起色，连本带利，我一起拿走！还不起，连你住的这个房子也是我的！”

程老板转向众人，语气温和下来：“我希望下次再来，看见的不是你们吃这顿散伙饭，是看见你们每个人都有饭吃！而且比现在吃得更好！有志气，就痛痛快快地打一场翻身仗给我看！”

众人没想到真的一个峰回路转，喜极而泣，齐声道谢，自此群情激奋，刘家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……不过这都是后话了。

1923年

转眼到了一年后。

天上挂着一轮明月，繁华的租界街头上霓虹灯闪烁，电车在街道上行驶着。

在街上等人的唐澜提着小手袋，已有些亭亭玉立的模样，她望着天上的月亮，若有所思。

她一直相信奇迹，小时候，临终的妈妈就告诉她，将来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害怕，不要放弃，妈妈就是天上的月亮，会一直照着她走的路。

真的很奇妙，自己来租界以后真的认识了一个小月亮，这孩子真是她的幸运星啊！她因此结缘了程家，帮助了刘家，后来……后来，她还跟改邪归正的刘家少爷在一起了……

想着想着她又有点担心，小月亮已经七岁了，却和正常的孩子不太一样，总是有点孤独，有些封闭的古怪样子，程老板常常说月亮的出生是他们整个程家的诅咒……

她摇摇头，一定不会的，月亮这么可爱，常常和她在秋千上一起旋转，笑得那么开心，这孩子，会是上天给程家最大的祝福。

她一边想，一边望着月亮微笑。这时，一个人走到唐澜身后，用手轻拍她的肩膀，问道：

“你怎么望着月亮发呆？”

唐澜回头，俏皮地看向迟到的少爷：“你还好意思说？我光望着月亮都望了半个小时！”

刘传一连忙解释：“对不起啊，我刚才碰到一个老同学，然后……”

她佯怒道：“然后他就说你红光满面，而你又正好手痒，于是就一起去赌场赌了几把，是不是？”一边撑不住要笑了，赶紧转身。

刘传一从后边追上去，紧张地喊：“喂，你可别冤枉我啊！自从跟你在一起后，我再也没进过赌场！”

唐澜双手抱在胸前，假装生气地继续往前走，传一在后面不停地解释，她的心里甜丝丝的。

但愿，月亮能见证，所有人的生活，都会好起来。

时间如流水一般滑过，了无痕迹，弯弯的月亮没有任何改变，十四年就这样过去了。

第一章 古怪儿子

1937年

月亮没有任何改变，十四年就这样过去了。

金碧辉煌的程家大厅里，桌上放满了精致可口的饭菜，程老板程逸飞、程太太袁秀巧与程家众人一起在等着什么，过了不多时，程月亮的弟弟——程太阳，从楼上走下来。

他摇摇头：“劝二哥半天了，就是不肯出来吃饭。”

妹妹程细雨坐到桌前，夹了一块鸡，说：“二哥不出来吃饭不是更好吗？他怕鸡我们就不能吃鸡，他怕鱼我们就不能吃鱼，将来他什么都怕的话，我们难道什么都不吃了？”

程逸飞铁青着脸：“对，你什么都不用吃了！现在就回你房间去！”

程细雨大力把筷子放下，转身就走。

“没大没小！”程逸飞更加生气了，真是儿女冤家债，一个两个都不是省油的灯。

程家老太太走上前来，十分担心：“逸飞，你打电话叫唐澜来劝劝月亮吧，他躲在房间里不出来都半个月了，一句话也不说，老这样也不行啊……”

“不打！我程逸飞在外管着六百多号伙计，回到家里，连一个儿子都管不了，这话传出去，我还怎么见人？”

“你就别这么说了，上次月亮不是都答应陪你去喝喜酒了吗，干什么还骂他骂这么凶？”

“妈，你怪我骂他？是，人家那个新娘是胖了点，是鼻孔朝天，可他也不用说她像只猪吧？我们想让他说话的时候，他的嘴巴就像上了锁一样，不让他说的时候，他就说说说个不停！他当时说新娘是猪的时候，我恨不得挖个洞钻进去！谁知道一骂就躲起来，哪里有半点像我程逸飞的儿子！”

程逸飞的弟弟程逸翔在一旁说风凉话：“妈，就像大哥常说的，让它发生！既然我们程家出个傻子，那就接受呗！别人家生一个跛脚的、聋的、哑的，那该怎么办啊，不是还得接受吗？”

程逸飞闻言脸色一变，但仍然强忍着情绪没有发作。

程老太太痛心疾首：“逸翔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你的亲侄子啊？月亮不是傻子，他不知道有多聪明！那天我跟梁太太和马太太打牌，月亮在后面只看了一遍，就知道牌怎么打，还猜得到马太太她们会出什么牌，你说他怎么会是个傻子呢？”

程逸翔仍然满不在乎地说下去：“他就是一个傻子嘛，小时候就喜欢一个人坐在秋千上转圈，大了以后更古怪……”

程逸飞打断了弟弟：“别说了，我去叫他下来吃饭！”

他走上楼梯，推开了儿子的房门。

房间里放着一个山头的大模型，上面都是塑胶士兵，那个令人操心的儿子正在专心地排兵布阵。

他和颜悦色，跟儿子聊起天来：“月亮，你还记得吗？你小时候很可爱，每次我一回来，你就看着我笑，等我进了书房，你又进来看着我笑，虽然我不知道你在笑什么，但你笑得爸心里很甜。”

“我记得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一看见你我就想笑。”

“那你知不知道爸有生以来，最高兴的是哪件事？就是你八岁那年，我带你去五福楼酒家吃饭，你在窗口只看了一眼黄浦江，转过身就能一口气说出每一栋楼是什么样的，有多少层、多少个窗户，是什么颜色，全部都记得，所有客人都吓傻了！”程逸飞大力敲了几下桌子，“都说我程逸飞生了个天才啊！”

月亮也开心起来：“是啊！是啊！澜姐也是这么说的！”

程逸飞捉住儿子的肩膀：“但是现在爸的心很痛啊，爸现在年纪大了，感到累了，为什么你就不能长进一点，帮爸去做生意呢？你的二叔没安好心，就盼着爸死……”

月亮连连点头：“是的！二叔就是盼你死！还不只他一个啊，银行的全叔、开叔，还有二娘，他们都盼着你快点死。”

程逸飞面色一沉，还是忍住了：“月亮，明天就跟着我去银行学做生意。”

月亮想挣开他的手：“不不！我不去！”

“我知道你害怕，怕出门，还怕鸡、怕橘子、怕小鸟，连登高也怕，但是这些都是可以训练的。爸在小的时候，最怕的就是尸体，偏偏那年乡下闹饥荒，到处都是死尸。你想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？我蹲下去，死死地盯着那些尸体看，强迫自己

从害怕一直看到不怕为止！”

月亮惊惶地想挣脱，但被父亲强行拉起来，一直走到程家大厅，他不停地挣扎着：“爸，你拉我出来干什么？要去哪儿啊？”

“月亮，你不是说很怕鸡吗？”

月亮点头：“是啊，那些鸡毛茸茸的，两个眼睛又鬼鬼祟祟，太可怕了！”

程逸飞指着桌上：“这就是一盘鸡！听我的话，你看着它，看到你不怕为止！”

月亮看到那碟鸡，马上甩开父亲的手想走，大哥星星和三弟太阳早有准备，连忙在父亲的示意下上前押着月亮。程逸飞走上前，拿着小女儿微风从厨房抓来的一只生鸡，对着月亮的脸，星星他们捉着月亮的手想让他摸鸡。

这项勇气训练还没进行多久，吓得浑身颤抖的月亮突然双眼一白，全身一软，晕死了过去。

众人顿时惊慌失措，上前抢救，月亮趁星星和太阳松了手，马上推开众人，直跑回自己的房间，原来他只是在装晕。

程逸飞勃然大怒：“这小子真是无药可救了，打电话把唐澜叫来！丢人现眼！”他气得转身就走，留下众人面面相觑。

这样的戏码，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在程家上演一次。程家众人心中都清楚，程月亮小时候就很奇怪，跟正常小孩不一样，现在已经二十一岁了，仍然呆呆的，只怕这一生都没什么希望了。

同样是这一年，上海沦陷了。

嚣张的日本轰炸机无耻地向无辜的民居投放炸弹，大批难民流离失所，一时之间哀鸿遍野。

很多逃难的难民涌入公共租界，租界的英籍巡捕和英军士兵在街上挥棍阻挡着，但难民越来越多，根本拦不住。

远处传来震耳欲聋的炮声。刘家众人十分担忧地听着，已成为刘家少奶奶的唐澜正放下电话。

“阿澜，怎么样了？”刘老爷一脸紧张。

“公公，何哥说刚才有一些来路不明的人想要撞开银楼的大门，但是您放心，何哥已经把他们赶走了。

门外吵吵闹闹的，刘传一的表哥王剑带着十几个巡捕，手拿着长枪走了进来。

王剑显得很严肃：“外面乱套了，都是逃难的人，你们千万别出门！不过也不用

担心，我和几个兄弟会留在这里保护你们的。”

远处传来轰隆隆的炮声。程家上下惊慌失措地站着，程逸翔气急败坏地冲了进来。

“完了完了，这次完了！整座外白渡桥上都是人，那些逃难的人从四面八方涌进租界，那些英国兵、美国巡捕也只能开枪吓吓他们，然后干脆就撒手不管了，任由他们涌进来！”

程家众人如沸水开锅一般惊慌议论着，顿时不知该怎么办是好。

程逸翔抢上前指着大哥痛骂：“你害死全家了！把自己当皇帝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！你一句不准走，全家就都得留在这里陪你等死！”

程太阳怒不可遏：“爸没说不准我们走，他只说自己要留在这里保住银行……”

程逸飞抢上前，一手揪住弟弟的衣领：“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已经决定带全家去香港。如果你敢再多说一句，我就丢下你一个让你自生自灭。”他转向其余人，“我之前不是让你们收拾行李的吗？现在大家赶紧拿下来，还有那些耳环、戒指等首饰通通取下来，衣服穿得越寒酸越好，千万别让人看出我们是有钱人。五分钟后下来集合！”

一切准备就绪，程家人坐着卡车出发了，车斗里放了很多行李，大家挤在里面。

车子慢慢前行，大批难民把路堵得水泄不通，程家司机仁叔不停地按喇叭。

程逸飞戴着一顶帽子，将领子立起来，命令家人们低着头，想尽量不被人认出。

难民们拍着车门，程家人惊慌失措。这边，仁叔拼命地按着喇叭，狠下心肠略微加速，车头前的难民被迫让开。

忽然，有一个难民认出了程逸飞。

“他是永业银行的大老板程逸飞，他有的是钱！”

难民们闻言情绪失控，有的想爬上车，有的挡在车头不肯走，有的狂拍车子。

“程老板，给我们钱！”

“程老板，带上我们一起走啊！”

星星和太阳、程逸飞和程逸翔一起用力将想爬上车的难民推下去，场面一片混乱，嘈杂不堪。

两边的难民不断地想爬上车，却又纷纷被他们推下去，有的人拼命摇晃车身，车子左摇右晃，程家女眷们吓得尖叫起来。

程逸飞咬牙向天开了几枪，难民们这才稍稍退后，仁叔咬紧牙关驾车强行冲出难民群。

程太太忽然惊叫起来：“月亮不见了！”程逸飞望向远处，月亮不知何时跳下车，正蹲在地上抱着个竹篮，害怕得浑身发抖。

程逸飞情急之下大力踢车让仁叔停车，然后拿着枪跳下车，不断推开难民，一直跑到儿子这边一把将他揪起来。

原来竹篮里面是个哭着的婴儿，月亮还想拿着竹篮走，被父亲强行抢过去放在路边，一边拖着他走向车子。

程逸飞不断推开难民，向天开枪，枪声吓得月亮掩着双耳尖叫。

星星和太阳将他俩拉上车，车子继续开动时，一块砖头飞向车头，砸烂了挡风玻璃。

仁叔紧急刹车，车斗里的所有人滚作一团，尖叫连连，惊魂未定。

十几个暴民走到车边，有几个穿着破烂的军服，有的包扎着脑袋，有的拄着拐杖，手上不是拿着棍子就是拿着砖头。

程逸飞连忙按下星星拿着枪的手：“各位兄弟，你们别乱来！我知道你们是求财不是来要人命的！”他一边指挥众人马上打开铁箱把现金和金条都抛下车，众难民疯狂地抢钱，秩序大乱。

月亮趁乱从车尾跳下车，不断推开捡钱的难民，走向竹篮。与此同时，程逸飞也从车旁跳下车，走到驾驶座推开仁叔，自己跳上司机位驾车，两人都未发现彼此已经背道而驰——月亮跌跌撞撞，终于冲过难民群，拿起竹篮，看到婴儿朝自己笑，他自己也笑了起来。

程逸飞用力踩油门，发出轰轰的马达声，车子直向前冲。

卡车在大街上高速行驶，众人惊魂未定，喘着粗气。这时微风发现，二哥又不见了。

程逸飞急得火冒三丈，决定让星星和太阳他们保护家人先去码头，自己去把儿子找回来，如果船要开了爷俩还没回来的话，就让程家人先走。

程老太太闻言，哭着说：“不行！我们不走，要走一家人一起走！”

微风也哭起来：“我们也不走，等二哥来了一起走！”

程太太想要陪丈夫一起去找儿子，程逸翔则是一副焦急状：“大家先一起去香港，之后再想办法把月亮接过来！”

一边的程细雨很不耐烦，星星喊着：“爸，你陪奶奶先去码头，我跟太阳去找月亮！”

太阳立即反对：“大哥，你把枪给我，我一个人去找就可以了！”

程逸飞大喝一声：“你们有完没完？！别一人一句说个不停，听我说，我一个人去找，你们去码头等我和月亮来了再一起走！”说完他便跳下车，咬牙切齿地向前急步走，一边自言自语。

“你这个臭小子，最好别让我找到，要是让我找到，我不打死你我就不叫程逸飞！”

刘家大厅里，王剑和十多个巡捕将制服帽子都放在桌子上，个个显得垂头丧气。很明显，他们也是在躲外面的局势。

公公刘富给工部局的高官朋友通过电话，据说，日本鬼子还是不敢打入租界，大家顿时松了口气。

“哎，那就好！大家收队吧！”王剑转身对着唐澜开始伸手，“弟妹，现在没事了，但你们还是要小心，日本鬼子是不来了，可有很多难民随时会来抢东西，你们有什么事就打电话到巡捕房叫我们来帮忙。这里一共有十个人，每个人五十块，五百块就够了！”

一边的刘传一怒了：“喂，表哥，你开玩笑吧！明明是你带着一帮人来我们家躲日本鬼子，现在反而向我们要钱！”

“谁告诉你我们是来避难的？！每一次你们家的银楼出了什么事，我都是立马带人赶来保护你们的！”

见两个人要吵起来，婆婆杨青息事宁人，用钱把这群人给打发走了。与此同时，程逸飞也打电话过来找唐澜。

“唐澜，月亮有没有来找过你……我要被这臭小子气死了。他只有你这个朋友，我就试试打电话来问问你……”

唐澜大惊失色：“月亮不见了？怎么回事？！”

“唐老板，我刚刚来的时候看到月亮一个人走进了圣约翰医院。”一个守银楼回来的伙计报告。

唐澜立即与程老板赶到了圣约翰医院。

医院一间病房就有十多张病床，上面都躺满了受伤和生病的难民，个个都在痛苦地呻吟，场面一片混乱，充满了悲凉。

他们在前面果然看到了抱着竹篮神情紧张的月亮，他像是怕看到血和肮脏的东西，所以扯高衣领，捂着嘴巴和鼻子，边走边叫：“这里有没有陈小燕？请问，这里有没有叫陈小燕的？有没有陈小……”